

## 论陈子昂的生命意识

游嘉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

摘要: 陈子昂一生沉浮,从早年的斗志昂扬,到历经宦海之后的壮志难酬,再到晚年的孤独痛苦,他的情绪愈来愈低沉,然而不变的是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志向。在理想与现实的冲击下,最终无奈归隐,由此衍生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关键词: 陈子昂; 生命意识

陈子昂在对武后政权失望时,即挂冠而去。然而儒家视国家政治为己任的天职和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愿望,使他一生在仕与隐之间徘徊。现实的梦幻泡影,稍纵即逝的短暂人生,人生存在的意义与个体生命如何在时间的长河中获得永恒与不朽,使他一方面沉重的慨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另一方面又有着严肃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在这两者之间交织着他无奈归隐的痛苦和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 一、三次归隐

陈子昂一生有过三次隐逸。第一次归隐是在他二十二岁初试落第之后:“居蜀学神仙之术,与晖上人游。”陈子昂《夏日游晖上人房》诗云:

山水开精舍,琴歌列梵筵。人疑白楼赏,地似竹林禅。  
对户池光乱,交轩岩翠连。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

陈子昂的这次隐逸,是由落第而起的。有理想不能实现的无奈,但并无政治上的苦痛体验。诗中的景色描写澄净明朗令人沉浸在一片幽静无尘的氛围中。色空寂寂,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这才有了乘月弄泉的雅兴。这次的归隐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隐逸,与其说是抛开尘俗杂念,不如说是韬光养晦。次年,他即中进士。

第二次归隐,是在他三十一岁时,历经七年宦海波后,以“继母忧解官归里”,“居蜀守制,养痾南园,时时从晖上人游。”[1]病中守制,回望七年来的坎坷仕途,颇生归隐之心:

幽寂旷日遥,林园转清密。疲疴瘳无豫,独坐泛瑶瑟。怀挟万古情,忧虞百年疾。绵绵多滞念,忽忽每如失。缅想赤松游,高寻白云逸。荣吝始都丧,幽人遂贞吉。图书纷满床,山水溢盈室。宿昔心所尚,平生自兹毕。愿言谁见知,梵筵有同术。八月高秋晚,凉风正萧瑟。

他以病躯守丧,引起了对生命人生的感慨,以及对红尘浊世的恋恋不忘、功业不成的苦痛之心,使他在这时的诗作里全然没有隐者的那份潇洒恬淡。“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充满了对自我人生的伤感,就算舍弃昔日的抱负,以修道来安抚受伤的心灵,依旧是摆脱不了痛苦的纠缠。

第三次归隐是在三十八岁时以父亲年老多病为由自请解官,直至冤死狱中,时年42岁。这一次他怀着绝望之情,带着满身伤痛,回归养育他的乡里,与父同隐。

## 二、伟大的孤独

陈子昂性情耿介、悲愤深广,难以超脱,即使是在隐逸中也饱尝着痛苦。在人生巨大的痛苦面前,便有了对人生、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

陈子昂被称为“爱哭的诗人”。他有着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有诗人的敏感神经。《感遇》其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萼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兰若青青,究竟抵不过秋风萧瑟。再怎么绚烂,也随风摇落。诗人以兰若自喻,充满对自身的慨叹。作为一个对儒、释、道都有很深造诣的政治家,对国家百姓都很有担当的士人,陈子昂对生命的思考并不是停留在像东汉末期的文人那样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的浅层次上,而是以更深刻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感遇》十三: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

生命,生命到底是怎样的呢?从萌生到繁盛,再到凋零,何其之短?。既然生命终将终结,还是无生的好吗?从生到死,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走过一个轮回,在诗人的眼里生命终是一个谜,因而让人感叹不已。又如《感遇》二十三: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美好生命的凋零更使人伤感。惠子与庄子早就有过“用”与“无用”之辩,樗木正因“无用”而全其天年。可是自身本是美好的呢?翡翠鸟自在的双栖在林间,因为美人的“骄爱”而遭杀身之祸,化羽为饰。这是美的悲哀还是被爱的悲哀?“多材信为累”,只留得一声叹息。

陈子昂是悲情的,有着与叔本华一样的悲观哲学体验。他用深邃的哲学眼光看待世事,他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也是冷峻的、悲观的。他的目光超越时空,穿越千载,和着志士壮志难酬的血泪一吐而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那时陈子昂为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随建安郡王武攸宜北征契丹。陈子昂多次进言建议,均被拒绝,降为军曹。欲有所作为而不得为,近在眼前的功业,咫尺之遥,亦如远在天涯,内心的苦闷遗憾可想而知。他登上了古燕国的幽州台,不禁想起了古代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燕昭王和燕太子丹,想起了受人重托、奋发有为的乐毅、郭隗等人物,一口气写下了《蓟丘览古赠卢藏用七首》,还有这千载之下仍有余响的《登幽州台歌》。天地茫茫,宇宙无穷,时光荏苒,人生有限,而自己功业难成,夙愿成遗恨,一股怆然涕下的巨大悲哀冲破胸膛,发而为志士不遇的苍凉悲歌。

在古代士人中,归隐之后仍然痛苦万分的,恐怕只有陈子昂一个。纵观陈子昂一生,他的人生基调是昂扬而又深沉,豪壮而又悲愤的。在浩瀚的历史中,我们仿佛看到高台上他茕茕孑立的身影,时而豪情呐喊,时而悲恸痛哭。他的侠义情怀使他豪情尽显,意气高昂直逼李白,可他毕竟不是李白,不能那样洒脱的面对仕途失意。他不输杜甫的忧愤深广,他的敏感哲思使他成为一个先觉者。而先觉者由于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思想高度,因而不被人理解,体验着高度的孤独。这就导致了陈子昂的归隐及归隐之后的痛苦体验和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陈子昂所处的时期是“盛唐气象”的前奏,在那个昂扬的时代中,他既慷慨激昂,豪侠义气,又有英雄拔剑四顾何茫茫的悲怆情怀;既有激昂的斗志、壮伟的情怀,又有伟大的孤独和痛苦的生命体验。还是闻一多先生说的好:“比较起来说,太白高而不宽,杜甫是宽而不高,惟有子昂兼有两家之长,因此能成为一个既有寥廓宇宙意识又有入生情调的大诗人。因为站得高,所以悲天;因为看得见,所以悯人。”[2]

## 参考文献:

[1] 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M].1988

[2] 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社会科学探刊,[1979](06)

作者简介:游嘉(1988-),女,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